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 
第二十四回 賄禁卒私鬆刑具 囑經承翻改口供

話說袁猷邀約禁卒葛愛出了監門，走到縣西茂濤茶館裡面，揀了一張僻靜桌子坐下。跑堂的泡了兩碗條來。袁猷道：「小弟想替吳敞友開一開刑具，特請足下來商議，約莫要幾文呢？」葛愛道：「這件公事我一人不能做主，必須將提牢吏段晴耕先生約了來，才好說呢？」袁猷道：「我在這裡候著，拜托你將段先生請來。一切望祈原諒，不必挑剔，格外自有菲敬。」葛愛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你且請稍坐，我去找他，立刻就來。」葛愛急出了茶館。

等了好一刻工夫，同著一人進來。袁猷看見，趕忙立起身來。葛愛指著那來人，向袁猷道：「袁大爺，此位是我們家刑房提牢吏段晴耕先生。」又指著袁猷向段晴耕道：「這就是袁猷袁大爺。」彼此見禮入座。跑堂的又泡了一碗茶來。談了幾句套話，袁猷道：「敞友吳珍因煙案收禁。他家內無人，小弟冒昧想代他鬆一鬆刑具，費二位哥哥的心，一應不開包要幾個錢？」段晴耕道：「令友吳大爺財名在外，連捕衙老爺總想他的錢。既是你袁大哥出來〔乾〕預這件事，你先將捕衙老爺的話說明白了，其餘上下管監爺們、籠頭眾犯、水兵、更夫、三班上宿的朋友，以及頭、二門巡風那些行當，我同葛敞友兩人總可效勞。」袁猷道：「求官要從地頭求起，今日我兄弟既來找著你二位，不必推辭，一切總要費心。你我說完，不拘什麼行當，我都不管。」段晴耕、葛愛道：「袁大爺，你把『難』字我們兩人寫了。若說是包與我兩人去辦，大約算起來，非三百洋不可。」袁猷道：「理當遵命，奈因吳敞友的家道，你們也打聽得出來。包光們捉他的時候，他若有一百銀子，也不致到你們這裡來了。如今也說不得他沒錢，一應在內作五十千文，另外你二公每人送十千文外敬。」

段晴耕尚未開口，葛愛便道：「袁大爺，你拿我們兩人開心。不瞞你說，昨日他收進監來，我將前年的當票總查出了出來，爽利些說，我一個人就要想他百十千錢。好容易扳著一個大魚頭，他們揚關大頭兒輕易跌不到我們這裡，如今你說這幾十千錢，還是夠把那個行當呢？」袁猷道：「葛頭翁，你不消生氣。這種事秤也秤不得，鬥也量不得，有句俗語，『家資多大禍多大』。不怕你二位見怪，若是精窮的收到禁裡，沒有錢開傢伙，難道你們把他活活的餓死了不成？我們這吳敞友，不是我代他哭窮，實是空有虛名，拿不出錢來。我也巴不能代他多允幾兩銀子，我還可以從中沾沾光呢。此刻是清水攔停，望你二位推推情罷。」

段晴耕道：「並非葛頭兒發急，你大哥說的這幾個錢實是派散不來，你不要見怪。」袁猷道：「不瞞二位說，我兄弟上年因為訪案，收在江都禁裡，我通共花了二十千錢。並不是我不肯代他多允，實是拆措不出。你二公原諒些罷。」段晴耕、葛愛兩人賭咒發誓不行。袁猷同他們說之至再，方才講定共是八十千錢正項，他兩人每人格外十千外敬。段晴耕道：「你大兄雖是委我兩人，我們尚不敢滿允，先要將捕衙老爺的話說明，其餘就總好說了。我們相應飯後會罷。」袁猷道：「我適才的話已是紙盡筆乾，就算是定局了。你大兄不必再掛了鉤子，添一文總不能的。」段晴耕道：「我今日總遇見你這狠手攔停，你的話真是斬釘削鐵，行與不行，總是飯後定局罷。」兩人說畢，辭別了袁猷欲走。袁猷道：「且請稍緩，還有一點事，要你二位作個小弊。」二人忙問何事。袁猷道：「吳敞友是有癮的人，如今我同那位到煙館裡去燒兩個泡帶進去，讓他好搪一陣，不知二公可肯相與我兄弟呢？」葛愛道：「任憑什麼難事，你袁大爺既開了口，也不好意思回你。段先生不吃煙，先請到司房裡坐坐，我同袁大爺一走就來。」段晴耕向袁猷秉乘（舉舉）手，先出茶館去了。

袁猷會了茶錢，出了茶館。葛愛引著袁猷到了茶館南首一家煙館。進入裡面，葛愛請袁猷在煙牀坐下，喊了一聲「拿煙。」

「早有煙奴遞過潮煙，問：『拿幾個？』」葛愛道：「拿四個罷。」

「煙奴答應，拿了四個筊子煙，擺在盤裡，又倒了兩碗茶來。」

葛愛睡下去向袁猷道：「袁大爺請用煙。」袁猷道：「我不會，你老實些吃罷。」葛愛遂打了四個煙泡，用筊子包好，剩的煙總是葛愛吃的。袁猷將煙錢會過，葛愛將那竹筊包的煙泡拿在手內，同著袁猷出了煙館。

才走到縣門首，看見跟吳珍的小廝發子在那裡鬼張鬼智的訪信，見了袁猷趕近前面問道：「袁大爺，可曉得我大爺在那裡？」袁猷道：「這是吳敞友家小廝，我要同他到監裡去，讓他主人吩咐他，好家去設法辦實。」葛愛應允。袁猷向發子道：「你跟著我們去見你家大爺。」發子答應，跟隨在後。葛愛引著他二人到了監裡。發子看見吳珍站在號房簷下，滿嘴血跡，週身刑具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，道：「大爺，你是怎麼樣的？」吳珍看見發子，也不覺淚下道：「呆娃子，你也不必問了，你問袁大爺就知道細情了。」袁猷將會葛愛、段晴耕的話向吳珍告知，卻將所允數目含糊未曾說明。吳珍道：「拜托賢弟向他們說，以速為佳。」袁猷向葛愛道：「請你拿個碗取些開水來。」葛愛拿了碗到廳上取了開水，端在手內，在筊子裡取出兩個煙泡放入開水，用手指將煙泡和開，就著吳珍的口，叫他喝了下去。吳珍猶如得了甘露，兩三口喝乾。葛愛道：「還有兩個煙泡，存在我身邊，回來再與你吃罷。」吳珍點點頭，將發子喊到身邊，附著發子的耳不知說了些甚麼，發子點頭答應。

袁猷辭別吳珍，又叮囑葛愛飯後在茂濤茶館，先到先等。

遂同著發子出了監門，叫發子回去吃飯，午飯後到茂濤茶館聽信。袁猷也就回家，吃了午飯，便到茶館等候段晴耕們回信。

再說葛愛找著段晴耕，兩人商議明白，先到捕衙裡將老爺同門上爺們、書辦、皂頭、馬快、門皂、茶房、中班、傘轎夫各行總皆講明。又到監裡將上下管監爺們、籠頭眾難友，還有那一位提牢吏以及各禁卒一切小行當，說得明明白白。然後回到飯館吃了酒飯，葛愛到煙館過癮。段晴耕先到茂濤茶館泡條等候。葛愛也到茶館，兩人吃茶閒談。

袁猷已到，招呼入座。段晴耕道：「我兩人會過大兄之後，到了捕衙裡會見老爺，開口想令友二百千錢。我再三再四說了八十千錢，門包隨禮，一切外費，還有上下管監爺們、監裡各款使費還要在外。你大爺酌量就是了。」袁猷道：「我午飯前已曾說過，實是無出，不能加增了。」段晴耕、葛愛搖首道：

「若照飯前那句話，實是效勞不來。算我兩人辦事不力，你大兄相應另找別人罷。」立起身來要走。袁猷將他兩人拉住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你二位拿我作蜜臉了。我同你二位說過話，你二公不行，我就再找一千二百個人也無用處。如今也說不得了，罷罷我同吳珍有個交情，我除不賺攔錢，腰包裡添十千錢，將來他認也罷，不認也罷，你二公推個情，打伙兒看破了些，只當這個豬沒有長頭，原全些罷。」段晴耕、葛愛只是搖頭不允。又越起了有兩個時辰，袁猷又加添了十千錢，才講定了。約定傍晚時分在縣前交錢辦事。段晴耕、葛愛辭別去了。

適值發子前來討信，袁猷道：「你午飯前回去，你東家奶奶如何說法？」發子道：「家裡奶奶說是一切拜托大爺辦就是了。」袁猷道：「鋪監各費業已說明，不知你家可曾設出法來？」發子道：「奶奶請大爺到我們家裡當面談呢。」袁猷會了茶錢，同著發子到了吳珍家內，請在廳房坐下。發子獻茶，裝煙，到後面送信。

吳珍的妻子王氏由後進出來，到了廳上，與袁猷見了禮，另在一旁坐下，道：「諸事費了爺爺的心了。」袁猷道：「二嫂，愚小叔與二哥交好已非一日。今二哥被人暗算，弄出事來，愚小叔理當出力效勞。今又再三囑托，現在已代二哥將鋪監正項講定了一百千錢，一切雜費偏手外敬，又是八十千錢。允定今日傍晚時分交了錢，二哥的傢伙就可以開了。」王氏哭道：「不瞞爺爺說，我家大爺是個空架子，搭的好看。雖是揚關有個門戶，有名無實。他向來又在外面貪玩，家裡掏得空空。此刻平地生風，又出這件事來。你的姪子年紀又輕，族中眾人素昔又與我家大爺不甚和睦，如今不管還罷了，他們還在背地裡譏笑。親戚中也沒有能辦事的。昨日我聽見這個信，急得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鳴，全無主意，我整整哭了一夜。」

今日午飯前，發子回來告訴我，說是費爺爺的心，在這裡忙呢。

我就趕忙將家中首飾衣服拿去送到當典裡當了一百千錢的銀子。

」忙喊老媽將銀包拿了出來，放在桌上。王氏道：「爺爺，這是一百千錢銀子，請你收了。所少的我適才已經向我娘家的兄弟商議借貸，請爺爺耽到明日，還要累步到舍下來交代。千祈拜托爺爺同他們商議，今日就要代他將刑具開了才好。你知道他身體本來生得瘦弱，加之又有兩口煙，如何受得住這般若楚呢？」袁猷道：「二嫂但請放心，愚小叔任憑怎樣，今日總要叫他們代二哥將傢伙開了，不能再受這一夜的苦了。你這裡叫發子送些飲食同煙泡到監裡去要緊。」王氏道：「這些事我就叫發子送去，門首公事拜托拜托。」袁猷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」王氏道：「還有句話要請問爺爺，我耳聞我家大爺這件事是因為在什麼沒相干的地方，有人借錢未遂，串合起來的」。爺爺，你可知細底？如今可有什麼法想，救他出來呢？」袁猷道：「二嫂說得不錯，等稍停一日，慢慢再告訴你細情。我此刻趕著去將鋪監的事料理清楚，先將二哥刑具鬆了，明日早間去會承行的書辦，同他商議，看他可有法想，再來回覆。」王氏往地下一跪，道：「一切費爺爺的心，家大爺若能僥倖出罪，回來再為叩謝。」袁猷忙道：「二嫂請起，我不便回禮。我同二哥是至好弟兄，二嫂不用說這些套話，我是盡力辦就是了。」遂將銀包收起，辭別王氏，離了吳珍家。

先到錢店裡將銀子比過分開，合了個七十千錢九二串，用皮紙包好，餘多的銀子收在腰內。到了縣前，看見段晴耕、葛愛兩人站在頭門首。袁猷將兩人約到僻靜處所道：「那裡來了七十千錢的銀子，所少的認我，明日午飯前交代。望在今日就要將他的傢伙開了。」段晴耕、葛愛道：「諸事遵命。」袁猷取出銀包，三人回到錢店，重新央店內人一比交過。

段晴耕道：「袁大爺怎麼玩起九二串？」袁猷道：「非是我做混帳事，他們關上，大市都用九二串，這點小意思算我沾了光罷。」段晴耕、葛愛道：「你大爺過狠，叫我兩人作難。」袁猷道：「委屈些罷，現在摺案捉得紛紛，恐其捉過野豬來還你們的願，也未可定。」段晴耕、葛愛啞了一陣嘴，將銀包收起，道：「此刻將晚，官府快下來收封，不便請你進去。我們要趕著到裡面將吳大爺的傢伙開了。明日你到監裡去問令友，才把我兩人作人呢。」袁猷拱手拜托，又問他二人此案是何人承行。段晴耕道：「是敝人同事卞冶池承行。」袁猷問了卞冶池住址，辭別二人，仍到雙林那裡住宿。

次日清晨，袁猷到了卞冶池家，將卞冶池邀約至茶館，泡了茶，談了幾句套話，袁猷道：「敝友吳珍的案是閣下承行，小弟特來奉懇，要求設法救他，自有菲敬。」卞冶池道：「令友昨日到堂，說是包光們聽信什麼姓吳的挾隙串合，栽槍陷害。

敝上人聽了這話就生了氣，將令友打了三十嘴掌收禁。不瞞你大兄說，現在包光們要算是些紅人，官府是言聽計從。令友這個案，除非內裡有路，才可出脫。若沒有線索，莫說不是栽槍，就真是他們栽害，官府也不聽的。要照這樣口供，令友零碎苦吃不了呢。」袁猷道：「全仗鼎力，敝友托兄弟有個不恭菲敬，送閣下八千文，另外書工拜托設法周全。」卞冶池道：「自古杖不收禁，令友若想乾乾淨淨出來卻難。如今只好向令友說，覆審之事，叫他認是從前因病吸煙，現在聽聞嚴禁，業已漸減，不意被訪拿獲。如此供認，可以少受些零碎刑法。大約這些現獲各犯，若能辦個徒罪，就算造化了。」